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

這回書接著上回，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裡，把安老爺的話回明母親，並上覆岳父、岳母，大家自是異常歡喜。張姑娘心裡益發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。那張老自有程相公照料。安公子便忙忙的換了家常衣服，赴縣衙而來。

那些散了長隨，還有幾個沒找著飯主滿處裡打游飛的，聽見少爺來了，又帶了若干銀子給老爺完交官項，老爺指日就要開復原官，都趕了來，借著道喜，要想喝這碗舊鍋的粥。

老爺見這班人本無人味，又沒天良，一個個善言辭去。內中只有個葉通，原是由京帶出來的，雖也是個長隨，因他從幼也讀過幾年書，讀的有些呆氣。自從跟了安老爺，他便說從來不曾遇見這等一位高明渾厚的老爺，立誓不再投第二個主人。安老爺給他薦了幾處地方，他都不肯去，甘受清苦。老爺見公子無人跟隨，叫他且伺候公子。恰好趕露兒也趕到了，安老爺因他誤事，正要責罰，嚇的他長跪不起，只得把劉住兒到家，一時痛親昏聩忘說，後才想起，隨即趕來的話回明。

老爺見其情由可原，仍派他跟隨公子。

說著，擺上飯來，又有太太送來幾樣可吃的菜並「下馬面」。原來安老爺酒量頗豪，自己卻不肯濫飲，每飯總以三五斤為度。因向公子道：「我喝酒，你只管坐下先吃飯，不必等我。」公子便搬了個坐兒坐在橫頭。一時吃飯漱盥已畢，安老爺便命他隅坐待談，這才問了問京中家裡一切情形，因長吁道：「我讀書半世，兢兢業業，不敢有一步逾閒取敗，就這「迂拙」兩個字，是我的短處。不想才入宦海，就因這兩個字上誤事，幾乎弄得身名俱敗，骨肉淪亡。今日幸得我父子相聚，而且官事可完，如釋重負。這都是上蒼默佑，惟有刻刻各自修省，勉答昊慈而已。至於你，沒出土兒就遭了這場顛沛流離驚風駭浪，更是可憐。又安知不是我家素來享用稍過，福薄災生，以致如此？經此一番，未必非福。此時都無可說了。只是我方才細想你在那能仁寺遭的這場事，在那班和尚，傷天害理，為天理所必誅，無所為冤；在那個女子，取義成仁，仁至義盡，無所為孽；我們心裡便無所為過不去。我只慮地方上弄了這等一樁大案，倘然遇見個廉明官兒查究起來，倒是一樁未完的心事。」

公子說：「這事大料無妨。前日在路上，聽見各店裡沸沸揚揚的傳說，在平縣黑風崗廟裡一個和尚、一個陀頭、一個女人，因為妒奸，彼此自相殘害，經本縣的一位胡縣官訪察出來。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過那和尚荼毒的，人人稱快，感念那位胡縣官，都稱他作青天太爺。」安老爺笑道：「此所謂『齊東野人之語』也。」那時葉通正在那裡伺候老爺吃飯，便問道：「這話大約是真的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又怎麼曉得？」葉通道：「這裡的二府就合在的這位胡太爺是兒女親家。奴才有個舅舅跟胡太爺，昨日打發來看姑奶奶，他也是這等說。還說胡太爺因此上台見重，說他留心地方公事，還保了卓異了呢。」老爺聽了不禁大笑，說：「這可叫作『天地之大，無所不有』了。若果如此，不但那女子可以遠禍，我們也可放心。」

公子答應了個「是」，就趁勢回道：「倒是兒子這裡另有件未完的心事。」老爺忙問：「何事？」公子便把失了那塊硯台的話說出來。老爺先說了句「可惜」，便問：「怎的會丟了？」

公子道：「只因正在貪看十三妹在牆上題的那折詞兒，他又催促著走，一時匆匆的便遺失了。」安老爺問：「又是甚麼詞兒？」

公子見問，便從靴掖裡把自己記下的個底兒掏出來，請老爺看。安老爺看了一會，說：「這個女子好生奇怪！也好大神煞！」

你看他這折《北新水令》，雖是不文，一邊出豁了你，一邊擺脫了他，既定了這惡僧的罪名，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。看他這樣機警，那硯台他必不肯使落他人之手。只他這詞兒裡的甚麼『雲端』『雲中』，自是故作疑人之筆，他究竟住在何處，你自然問明白了？」公子道：「也曾問過，無奈他含糊其詞，只說在個『上不在天，下不著地』的地方住。並且兒子連他這稱謂都留心問過，問他這『十三妹』三個字，還是排行，還是名姓，他也不肯說明。」老爺道：「嗯，這是甚麼話！」

無論怎樣，你也該問個明白。在他雖說是不望報，難道你我受了人家這樣大德，今生就罷了不成？」公子見父親教訓，也不敢辯說他怎生的生龍活虎一般，我不敢多煩瑣他。只得回道：「將來總要還他這張彈弓，取我們那塊硯台，想來那時也可以打聽得出來的。」

老爺只是搖頭，一面口裡卻把那詞兒裡「雲中相見」四個字翻來覆去不住的念，又用手把那「十三妹」三個字在桌子上一豎一畫不住的寫。默然良久，忽然的把桌子一拍，喜形於色，說道：「得之矣！我知之矣！」因忙問公子道：「這姑娘可是左右鬢角兒上有米心大必正的兩顆硃砂痣不是？」罷了！這公子實在不曾留心，只得據實答應。老爺又問道：「那相貌呢？」公子道：「說起相貌來，卻是作怪，就合這新媳婦的相貌一樣。不但像是個同胞姊妹，並且像是雙生姊妹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又是夢話了，我又何曾看見你這新媳婦是怎生個相貌呢？」公子一時覺得說的忘情，扯脖子帶臉臊了個緋紅。老爺道：「這又臊甚麼？說呀！」公子只得勉強道：「此時說也說不週全，等父親出去看了媳婦就明白了。大約這個是一團和氣幽嫺，那個是一派英風流露。」老爺聽了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文法兒也急出來了。」公子也陪著一笑。

列公，天下第一樂事莫如談心，更莫如父子談心，更莫如父子久別乍會異地談心，尤其莫如父子事靜心安苦盡甘來久別乍會的異地深夜談心。安老爺合公子此時真真是天下父子第一樂境，正所謂「等閒難到開心處，似此開心又幾回」了。

公子見老人家心開色喜，就便請示父親：「方才說到那十三妹，父親說『得之矣，知之矣』！敢是父親倒猜著他些來歷麼？」老爺道：「豈但猜著！此事你固然不得明白，連你母親大約也未必想的到此，我心裡卻是明白如見。此時且不必談，等我事畢身閒，再慢慢的說明。我自然還有個道理。」公子聽如此說，便不好再問，只得未免滿腹狐疑。那時不但安公子設疑，大約連聽書的此時也不免發悶。無如他著書的要作這等欲擒故縱的文章，我說書的也只得這等依頭順尾的演說，大眾且耐些煩，少不得聽那裡就曉得了。

閒話擱起。一時安老爺飯罷，收拾了家具，又同安公子計議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結，家眷怎的位置。公子便在父親屋裡小牀上另打了一鋪睡下。眾家人也分投安置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早，安太太便遣晉升來看老爺、公子，並叫請示：「那銀子怎的個辦法？早一日完了官事，也好早一日出去。」老爺便教公子去告知他母親：「這事不忙在一刻，再候兩三日，烏克齊總該有信來了，那時再定規。你也就去合你娘親近親近去。」

公子才要走，晉升回道：「請大爺等一刻再走罷。將才奴才來的時候，街上正打道呢，說河台大人到馬頭接欵差去，已經出了衙門了。路上撞見，又得躲避。」老爺問道：「也不曾聽見個信兒，忽然那裡來了這等一個欵差？」晉升道：「奴才們也是才聽見說，說是一位兵部的甚麼吳大人。這位欵差來得嚴密得很，只帶著兩個家人，坐了一隻小船兒，昨夜五更到了碼頭，天不亮就傳碼頭差到船上，交下兩角文書來，一角札山陽縣預備轎馬，一角知照河台欵差到境。這裡縣太爺早到碼頭接差去了。」安老爺心想：「那個甚麼吳大人，莫非吳侍郎出來了？他是禮部啊！此地也不曾聽見有甚麼案，這欵差何來呢？斷不致於用著欵差來催我的官項呀？」大家一時猜度不出。老爺道：「管他，橫豎我是個局外人，於我無干，去瞎費這心猜他作甚麼！」說著，只聽得縣門前道、府、廳、縣各各一起一起的過去，落後便是那河台鳴鑼喝道前呼後擁的過去。直等過去了，公子才得回店。

話分兩頭。你道這位欵差是誰？原來就是那號克齋、名烏明阿的烏大爺。他在浙江差次就接到吏部公文，得知由閣學升了兵部侍郎。把浙江的公事查辦清楚，拜了折子，正要回京覆命謝恩，才由水路走出一程，又奉到廷寄，命他到南河查辦事件。這正是回程進京必由之路。他便且不行文知照，把自己的官船留在後面，同隨帶司員人等一起行走，自己卻喬妝打扮的僱了一隻小船，帶了兩個家丁，沿路私訪而來。直等靠了碼頭，才知照地方官。把個山陽縣嚇得，忙著分派人打掃公館，伺候轎馬，預備下程酒飯，鬧

的頭昏，才得辦妥。

只是欽差究竟為著何事而來，不能曉得。這正是首縣第一樁要緊差使，為得是打聽明白，好去答應上司，是個美差。他一到碼頭，通上手本叩安稟見。不想欽差止於傳話道乏，不曾傳見。看了看船上，只得兩個家人，連門包都不收，料是無處打聽。費盡方法，派了個心腹能幹家人，把船家暗暗的叫下來，問他端的，又許他銀錢。那船家道：「他僱船的時候，我只知他是伙計三個，到淮安要賬來的。一路也同我們在船頭上同坐，問長問短的。一直到了碼頭，見大家出來接差，我才知道他是個官府。誰知道他作甚麼來的呀！」那家人聽了無法，只得回復縣官。把個山陽縣急得搓手。

一時大小官員都到，緊接著河台到船拜會。早見那位欽差頂冠束帶滿面春風的迎出艙來。河台下船，只得在那小船裡面向上請了聖安。烏大人站在一旁，說了句：「聖躬甚安。」

二人見禮坐下。河台滿臉青黃不定，勉強支持著寒暄了幾句，又不敢問「到此何事」。倒是烏大人先開口說道：「此來沒甚麼緊要事。上意因為此番回京，此地是必由之路，命順路看看河工情形。這河工的事，自己實在絲毫不懂。前在浙江，但見那些辦工的官員實在辛勤苦累。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教人開個節略見賜，便可照這節略略查一查回奏，就算當過這差去了。自己也急於要進京謝恩，恐不能多耽擱，地方上一切不必費事。這船上實在褻瀆，下船就先奉拜，再長談罷。」

那河台聽了這話，才咕咚一聲把心放下去。那恭維人的本領，他卻從作佐雜時候就學得濫熟，又見烏大人這等謙和體諒，心裡早打算到這滿破個二三千銀子送他也值，左右向那些工具身上撈的回來的。因此著實的頌揚了欽差一陣，才打道回院。河台走後，各官才上手本。烏大人都回說：「船上過窄，公館相見。」大家只得紛紛進城。

河台早把自己新得的一乘八人大轎並自己新作的全分執事送來，又派了武巡捕帶了許多材官來接。烏大人便留了一個家人收拾行李，搬進公館，自己只帶一個家人跟著。前頭全副執事擺開，眾材官擺隊的擺隊，扶轎的扶轎，馬頭上三聲大炮，簇擁著欽差那頂大轎，浩浩蕩蕩，雅雀無聲，奔了淮城東門而來。

一進城門，武巡捕轎旁請示：「大人，先到公館？先到河院？」那大人只說得一句：「先到山陽縣。」那巡捕應了一聲，忙傳下去。心裡卻是驚疑：「怎的倒先到縣衙呢？」那個當兒，山陽縣的縣官早到公館伺候去了。原來外省的怯排場，大凡大憲來拜州縣，從不下轎，那縣官倒隱了不敢出頭，都是管門家丁同著簡房書吏老遠的迎出來，道旁迎著轎子，把他那條左腿一跪，把上司的拜貼用手舉的過頂鑽雲，口中高報，說：「小的主人不敢當大人的憲駕。」如今這山陽縣門上聽得欽差來拜他們太爺，他更比尋常跪的腿快，喊得聲高。

只見那欽差也不用人傳話，就在轎裡吩咐道：「我不是拜你主人來了。」那門丁聽了，嚇得爬起來，找了條小路往回就跑，此時但恨他爹娘少生了兩條腿。將跑到縣門，欽差的轎子已到，他又同了衙役門前伺候。又聽得欽差問道：「有位被參的安太老爺，想來是在監裡呢？」門丁忙跪稟道：「不在縣監，在縣頭門裡典史衙門土地祠。」欽差便命打道典史衙門。

把個管獄的典史登時嚇得渾身亂抖，口裡叫道：「皇天菩薩！自從周公作《周禮》，設官分職，到今日也不曾聽得欽差拜過典史！這是甚麼勾當呀？」慌得他抓了頂帽子，拉了件褂子，一路穿著跑了出來，跪在門外，口中高報：「山陽縣典史郝鑿鑿叩接大人！」轎子過去了良久，他還在那里長跪不起，兩旁眾人都看了他指點著笑個不住。他也不知眾人笑他何來。及至站起來，自己低頭一看，才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鑲著一身的狗牙兒繸子，原來是慌的拉差了，把他們官太太的褂子穿出來了。咳，正所謂：「宦海無邊，孽海同源；作官作孽，君自擇焉！」

閒話休提。卻說那欽差到了典史衙門，望見那土地祠，便命住轎，落平下來。只見跟班的從懷裡掏出一個黑皮子手本來，眾人兩旁看了，詫異道：「欽差大人怎生還用著這上行手本，拜誰呀？便是拜土地爺，也只合用個『年家眷弟』的大帖，到底拜誰呀？」正在猜度，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爺看過，便交付巡捕，說：「拜會安太老爺。」那巡捕接了，偷眼一看，手本上端恭小楷寫著「受業烏明阿」一行字，連忙飛奔到門投帖。

卻說那時正近重陽，南闈鄉試放榜。安老爺正得了一本《江南新科闈墨》在那裡看，聽得縣衙前才得一片喧嘩，旋即不聞聲息，卻也聽慣了，不以為意，依然看那本文章。忽見戴勤匆匆的跑進來，回稱：「欽差來拜。」雖安老爺的鎮靜，也不免驚疑。心裡說：「難道真個的欽差來催官項來了不成？」伸手接過手本一看，笑道：「原來是他呀！只說甚麼『吳大人』『吳大人』，我就再想不起是誰了！」因慢慢的起身離坐，說：「請進來罷。」早見那烏大爺遍體行裝的進來，先向安老爺行了個旗禮，請了安，起來，又行了個外官禮兒，拜了三拜。安老爺也半禮相還。烏大爺起身，又走近前來看了看老爺的臉面，說：「老師的臉面竟還好。只是怎生碰出這等一個岔兒來！」

一時讓坐茶罷。烏大爺開口先說：「老師的信，門生接到了。因有幾兩銀子不好轉人送來，旋即奉了到此地來的廷寄，如今自己帶了來了。」又問：「老師的官項現在怎樣？」安老爺不便就提公子來的話，便答說：「也有了些眉目了。」烏大爺道：「門生給老師帶了萬金來，在後面大船上呢，一到就送到公館去。」安老爺忙道：「多了，多了，這斷乎用不了。你雖是個便家，況你我還有個通財之誼，只是你在差次，那有許多銀子？」

烏大爺道：「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。沒接著老師的信以前，並且還不曾看見京報，便接著管子金、何麥舟他兩家老伯的急腳信，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。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眾門生分頭寫了信去，派了個數兒，教他們量力盡心。因門生差次不久，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，便叫他們止發信來，把銀子匯京，都交到門生家裡。正愁緩不濟急，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週三爺，是門生的大舅子，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。門生合他說明，先用了他的，到京再由門生家裡歸還。這萬金內一半作為門生的盡心，一半作為眾門生的集腋。將來他們匯到門生那裡，再從門生那裡扣存也是一樣。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。老師接到他們的信，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，就完了事了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非我合你客氣，你大兄弟也送了幾兩銀子來，再有個二三千金便夠了。這種東西，多也無用。再，與者受者都要心安。」烏大爺道：「老師這幾個門生，現在的立身植品，以至仰事俯蓄，穿衣吃飯，那不是出自師門？誰也該『飲水思源，緣木思本』的。門生受恩最深，就該作個倡首。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師萬金，難道老師也合他讓再讓三不成？再，門生還有句放肆的笑話兒，以老師的古道，處在這有天無日的地方，只怕往後還得預備個幾千銀子賠賠定不得呢！」

安老爺聽了，啞然大笑。因見他辦得這樣妥當，又說得這樣懇切，不好再推，便說道：「我說你不過，就是這樣罷。我也合你說不到『卻之不恭』，卻是『受之有愧』了」。那烏大爺又謙遜了一番。話完，便向他那家人使了個眼色，那家人早退下去，連戴勤等一並招呼開。彼此會意，就都躲在院門外，坐下喝茶吃煙閒話。

卻說那位典史老爺見欽差來拜安老爺，不知怎樣恭維恭維才好。忙忙的換了褂子，弄了一壺茶，跟了個衙役，親自送來讓家丁們喝，也為趁便探聽探聽消息。誰想大家都堵著門坐著呢，不得進去。他一面讓茶，一面搭訕著就要同坐。戴勤先站起來道：「郝老爺，你請治公罷。你在這裡，我們不好坐；同你一處坐，主人知道也必責責。茶這裡有，郝老爺別費心了。」那典史看這光景，料是打不進去，只得周旋一陣，把那壺茶送給轎夫喝去了。

卻說安老爺見烏大人把人支開，料是有說的。只見他低聲道：「門生此來卻不專為這事。現在奉旨到此訪察一樁公事，一路也訪得些情形，未敢為據，所以來請示老師。老師知之必確。」安老爺忙問：「何事？」烏大爺道：「此地河台被御史參了一本，說他怎的待屬員以趨奉為賢員，以誠樸為無用；演戲作壽，受賄焚臧；侵冒錢糧，偷減工料；以致官場短氣，習俗頹靡等情，參得十分利害。這事關係甚大，門生初次奉差，有些不得主意，所以討老師教導。」

安老爺聽了這話，沉了一沉，說：「克齋，這話既承你以我為識途老馬，我卻有無多的幾句話，只恐你不信。」因說道：「我到此不久，就到邳州高堰署了兩回事，河台的行止，我都不深知。至於我之被參，事屬因公，此中毫無屈抑。你如今既奉命而

來，我以為國法不可不執，國體也不可不顧；察事不得不精，存心卻不可不厚。老賢弟以為何如？」烏大人覺得安老爺受了那河台無限的屈抑，豈無個不平之鳴？誰知他竟無一字怨尤，益加佩服老師的學識雅度。說了幾句閒話，起身告辭。安老爺道：「我不可不看你去，也不便差人到你公館裡，改日長談罷。」說著，送到院門，便不望外再送。

卻說那山陽縣知縣得了這個信，早差人稟知河台，說：「欽差在縣裡合安老爺長談。」那河台倒是一驚。才要問話，聽得頭門炮響，欽差早已到門，連忙開暖閣迎了出來。見那欽差仍是春風滿面，說：「才望了望敝老師，來遲了一步。」說著一路進來，坐下。可奈他絕口不談公事，至要緊的話，問的是淮安膏藥那舖子裡的好？竹瀝滌痰丸那舖子裡的真？河台也只得順著答應一番。因便裝著糊塗問道：「方才說貴老師是那位？」烏大人道：「就是被參的安令。」河台連忙道：「這位安水心先生老成練達，為守兼優，是此地第一賢員。無奈官運平常，可遇見這等不巧的事情。現在我們大家替他打算，眾擎易舉，已有個成數了，不日便可奏請開復。」烏大人道：「這倒不敢勞大人費心。他世兄已經從京裡變產而來，大約可以了結公事。況且敝老師是位一介不苟的，便承大人費心，他也未必敢領。」河台聽了，大失所望。欽差坐了一刻，便告辭進了公館。

那時後面官船已到，幾位隨帶司員也趕了來。那些地方官，欽差都請在一處，公同一見。應酬已畢，少微歇息，吃些東西，早發下一角文書，提河台的文武巡捕、管門管帳家丁。須臾拿到，便封了門，照著那言官指參的款跡，連夜熬審起來。從來說：「人情似鐵，官法如爐。」況且隨帶的那些司員，又都是些精明強幹久經審案的能員，那消幾日，早問出許多贓款來。欽差一面行文，仍用名貼去請河台過來說話。

不一時，河台已到，欽差照舊以客禮相待。讓坐送茶已畢，便將廷寄並那御史的參折合他的巡捕、家丁的口供送給他看。河台一看，這才如夢方醒，只嚇得他面如金紙，目瞪口呆。又見上面有「如果審有贓款，即傳旨革職，所有南河河道總督即著烏明阿暫署」的話。他慌忙看完，摘了帽子，向上跪倒碰頭，口稱他的名字說：「犯官談爾音，昏聩糊塗，辜負天恩，但求重重的治罪，並罰鍰報效。」原來那時候有個「罰鍰助餉助工」的功令。只因朝廷深知督撫的豐厚，那時的風氣淳樸，督撫也不避豐厚之名，每逢獲罪，都求報效若干銀子助工助餉，也為圖輕減罪名，所以他才有這番舉動。說罷起來，戴上帽子。烏大人道：「請大人具個親供。便是自認罰鍰，也得有個數目，好據供入奏。」那談爾音道：「犯官打算竭力巴結十萬銀子交庫。」烏大人道：「大人的情甘報效，我原不便多言；但是聖意甚嚴，案情較重，左右近年的案都有個樣子在前頭。大人還得自己斟酌斟酌，不可自誤。」他答應了兩個「是」，下去寫具親供。

一時，早有首府中軍送過印來，烏大人即日拜印接署。便下了一個札子，委山陽縣候前印河台大人，這漢話就叫作「看起來了。」這個信傳出去，那些紳衿百姓舖戶聽得，好不暢快！原來這河台姓談，名爾音，號鈺甫。便有等尖酸的，指了新舊河台的名號編了一副對聯，道是：「月向日邊明，日月當空天有眼；玉鑲金作鈺，玉金滿棗地無皮。」

閒話擱起。卻說那談爾音下去寫具親供，見欽差的話來得嚴厲，一定朝廷還有甚密旨。如今報效得少了罷，誠恐罪名減不去；多了罷，實在心上捨不得。心問口，口問心，打算良久，連那些奇珍異寶折變了，大約也夠了。且自願命要緊，因此上一很二很，寫了二十萬兩的報效。那烏大人就把案歸著了歸著，據情轉奏。當朝聖人最惱的貪官汙吏，也還算法外施仁，止於把他革職，發往軍台效力。不日批折回來，那談爾音便忙忙交官項上庫，送家眷回鄉，剩了個空人兒赴軍台效力去了。只是這些金銀珠寶，千方百計才弄得來，三言兩語便花將去；當日嫌他來的少，今日轉痛他去的多。也最可憐的是，他見過烏大人之後，不曾等安老爺交官項，早替他虛出通關，連夜發了折子奏請開復，想在欽差跟前作個大大的情面。也是發於天良，要想存些公道。只是遲矣，晚矣！

卻說安太太那邊，自從張金鳳進門之後，在安太太是本不曾生得這等一個愛女，在張姑娘是難得遇著這等一位慈姑。

彼此相投，竟比那多年的婆媳還覺親熱。那張老夫子雖然有些鄉下氣，初來時眾人見了不免笑他；及至處下來，見他一味誠實，不辭勞，不自大，沒一些心眼兒，沒一分脾氣，你就笑他也是那樣，不笑他也是那樣。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，轉都愛他敬他。雖是兩家合成一家，倒過得一團和氣。

這日安老爺收到烏大爺的幫項，即日把文書備妥，如數交納，照例開復。又因此地正在官場有事，自己不好出去，便告了兩個月病假。早有公子領著家人們預備轎馬前來。這老爺離了土地祠，來到聚合店。安太太迎了出來。老夫妻本來伉儷甚篤，更兼在異鄉同患難，又想到公子這場落難，彼此見了，十分傷感。虧得公子一旁極力勸慰方住。安太太便叫媳婦出來拜見。安老爺一看，又叫他近前來細看一番，因向太太道：「我告訴玉格的話，想來說到了，不必再說。這個孩子天生的是咱們家的媳婦兒！等著消停消停，就給他們辦起這件喜事來。」安老爺不吃煙，張姑娘便送上一碗茶來。

一時，親家太太也來相見。這親家太太可不是那兩日的親家太太了，也穿上裙子了，好容易女兒勸著把那個冠子也摘了。見了安老爺，拜了兩拜，口裡說：「好哇，親家！俺們在這裡可糟擾了！」安老爺也合他謙了幾句。人回：「親家老爺進來了。」安老爺迎進來，見禮歸坐，著實謝了謝他途中照應公子。張老道：「親家，不要說這話。我的嘴笨，也說不上個甚麼來。咱都是一家人，往後只有我們沾光的。就只一件，我在家負苦慣了，這幾天吃飽了飯，竟白呆著就困了。親家，這不是你來家了嗎？有啥笨活，只管交給我，管作的動；不的時候兒，這大米飯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。」

安老爺聽了道：「就是這樣。如今我第一樁大事，就是你這個女婿。他只管這麼大了，還得有個常人兒招護著。這幾日裡邊有個媳婦，不好叫他在裡頭不週不備，我可就都求了親家了。」張老爺連忙答應。安太太道：「這幾天就多虧了親家老爺疼他。」一句話沒完，張太太話來了，說：「啥話呢，疼閨女有個不疼女婿的！」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，人回：「河台烏大人來拜。」把個張老夫子嚇得往外藏躲不迭。

一時鑼鳴導喝，烏大人已到店門。安老爺說：「請進來坐罷。」說著，便迎了進來。那烏大人先給師母請了安，然後又合公子敘了一向的闊別。提到前任談公的事，安老爺倒著實感歎了一番。烏大人因道：「門生看老師沒甚麼大欠安，為何告起假來？」安老爺便說是「有些瑣事」，便把公子途中結親一事略提了幾句，只是不提那番駭人見聞的話。烏大人也連忙道喜。又說：「此地總河的缺，已調了北河的同峻峰過來了，也是個熟人。老師完了私事，何不早些出去？門生既可多聽兩次教導，等那同峻峰來，也可當面作一番囑托。」安老爺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事情一清楚，就出來的。」烏大人長談了半日，告辭而去。早有那些責任候補的官員，聽得河台大人到店來拜安老爺，長談久坐，見安老爺又是大人的老師，那個不來周旋？也有送酒席的，也有送下程的。到後來就不好了，鬧起整匣的燕窩，整桶的海參魚翅，甚至尺頭珍玩，打聽著甚麼貴送起甚麼來了。老爺一概壁謝不收。

卻說那日安老爺迎賓謝客，忙的半日不曾住腳，一直到下半日才得消停。那張姑娘便送過帽頭兒來，請換帽子，伏侍得直像個多年的兒媳婦，又像個親生的女兒。安老爺看了自是歡喜，因對太太道：「我們如今事情正多，有兩樁得先作起來：一件是為我家險遭一場意外的災殃，幸而安然無事，這都是天公默佑，我們闔家都該辦注名香，達謝上蒼；那一件，無論怎樣，這店裡非久居之地，得找一所公館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這兩樁事都不用老爺費心，公館我已經叫晉升找下了。」老爺道：「一處不夠。」太太道：「找得這處很寬綽，連親家都住下了。」老爺道：「不然。日後自然是住在一處，才得有個照應；眼前辦這喜事，必得兩處辦，才成個一娶一嫁的大禮。」太太聽了也以為是。恰好晉升進來回事，聽得這話，便回道：「既老爺這樣吩咐，也不用再找。那公館本是大小兩所相連，內裡通著，外邊各開大門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那更好了。」房子說定。說到謝天，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媳婦許了十五日還願的話，並媳婦怎的要給那十三妹姑娘供長生祿位的話，一一的說明。安老爺更覺暗合了自己的主意，連連點頭，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咱們全家叩謝，不必再看日子了。」一家兒談到飯罷掌燈。安老爺早叫人在外層收拾了三間潔淨屋子下榻，出去周旋了張老一番，才得就枕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便是十五日，太太早在當院設下香案，香燭、供品。

先是安老爺帶了安公子，次後便是安太太帶了張姑娘，各各一秉虔誠，焚香膜拜，叩謝上天加護之恩。拜完，安老爺便對兩親家道：「你二位老兄老嫂也該拜謝一番才是。」張老道：「我們正想著借花兒獻佛，磕個頭兒呢！」早有僕婦送上兩束香來。張老上了香，磕過頭。親家太太也把香點著，舉得過頂，磕下頭去，不知他口裡還喃喃祝贊些甚麼。磕完頭，將爬起來，只見他把右手褪進袖口去，摸了半日，摸出兩箇香錢來，遞給安太太。安太太笑道：「親家，這是作麼呀？你我難道還分彼此麼？」親家太太道：「不是價。這往後俺兩口子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，都仗著你老公們倆合姑爺哩，還有啥兒說的呢！這燒香可是神佛兒的事情，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咱各人兒洗臉兒各人兒光，你不要可行不的！」安太太只是笑著不肯收。倒是安老爺說：「太太，既親家這等至誠，收了再請兩箇香上就是了。」安太太只得接過來，遞給一個丫鬟，摸了摸那錢，還是溼的滾熱的。

卻說張姑娘隨婆婆謝過了天，便忙著進房，設了一張小桌兒，供上那十三妹姑娘的長生牌，上寫著「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」。安太太便向安老爺道：「我們玉格也該叫他來磕個頭兒才是呢。」安老爺道：「且慢。他的事不是磕一個頭兒可了事的，我另有辦法。」安太太聽了，便同張太太各拈了一撮香，看著那張姑娘插燭似價拜了四拜，就把那個彈弓供在面前。

話休絮煩。自此以後安老爺夫妻二位便忙著搬公館，辦喜事。張老夫妻把十三妹贈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給安老爺、安太太，辦理妝奩。一婚一嫁，忙在一處，忙了也不止一日，才得齊備。那怎的個下茶行聘、送妝過門，都不及細說。到了吉期，鼓樂前導，花燭雙輝，把金鳳張姑娘一乘彩轎迎娶過來。一樣的參拜天地，遙拜祖先，叩見翁姑，然後完成百年大禮。這日安老爺雖不曾知會外客，有等知道的也來送禮道賀。雖說不得「百輛盈門」，也就算「六禮全備」了。

轉眼就是安老爺假限將滿，新河台已經到任，烏大人已經回京。太太便帶了兒子、媳婦忙著張羅老爺的冠裳一切，便問：「那日出去銷假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難道你們娘兒們真個的還忍得叫我再作這官不成？我平生天性恬淡，本就無意富貴功名，況經了這場宦海風波，益發心灰意懶。只是生為國家的旗人，不作官又去作甚麼？無如我眼前有樁大似作官的事，不得不先去料理。」

太太、公子見老爺說得恁般鄭重，忙問何事，老爺道：「嗯，難道救了我一家性命的那個十三妹的這番深恩重義，我們竟不想尋著他答報不成？」太太道：「何嘗不想答報呢！只是他又沒個准住處、真名姓，可那裡找他去呢？」老爺說：「你們都不必管，我自有個道理。實合你們說：從烏老大諄諄請我出去那日，我已經定了個告退的主意，只恐他苦苦相攔，所以挨到今日。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，新河台也到任了，我前日已將告休的文書發出去了。從此卸了這副擔子，我正好掛冠去辦我這樁正事。此去尋的著那十三妹，我才得心願滿足；倘然尋不著他，那管芒鞋竹笠，海角天涯，我一定要尋著這個女孩兒才罷！」這正是：

丈夫第一關心事，受恩深處報恩時。

要知安老爺怎的個去尋那十三妹，下回書交代。